

區 遼 豫 魯 冀 晉

一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記身翻衆群嶺水天

著 等 襄 朱

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A No. 10029 (2)



區邊豫魯冀晉
一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記身翻衆羣嶺水天

著等裏 宗

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 中國人民解放軍
 第二野戰軍政治部
 流動圖書館
 文藝工作口第二團
 廣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

目錄

天水嶺羣衆翻身記.....朱襄(一)

圈套.....阮章競(二四)

天水嶺羣衆翻身記



天水嶺位於晉城城南有名的天井關的左側，全村一百三十三戶。其中有七戶地主組成一個剝削集團——「同泰會」，它以放糧債爲專業，春放秋收，利息是一加三，荒年是一加五。到期交不齊糧的，同泰會即可自由的沒收債戶的土地、房屋。而且定有特別的「法律」：債戶無權處理自己的任何財產，也無向外逃荒的自由，一切都要聽同泰會的處理。這樣，在近幾年的災荒中，同泰會的土地

便增加了幾倍，而在沒收農民土地、房屋及其他敲詐中，一共逼死了八十五條人命。

去冬晉城羣衆運動普遍開展，天水嶺在某同志領導下，也捲入了這個運動。至今年一月，據說：奸霸也鬥倒了，租息也減過了，羣衆已經翻身了，打算就要轉入生產。領導同志當然也相當滿意。今年三月，區上陳華同志到天水嶺檢查工作。在他同村幹部和羣衆的閒扯中，有人說：「一冬天退回二斗糧食，還不如担山（担挑運輸）！」「沒有出了冤氣，倒加了一口氣！」陳華同志問：「你們爲什麼不提意見？」羣衆冷笑的說：「看了『玉匣記』（談鬼書），不敢放個屁。」

原來某同志在領導天水嶺羣運時，雖進行了幾次反奸霸鬥爭，也清算了個別的債務，收到一些成績。但他事無大小必須經過自己，他深怕羣衆過火，曾公開宣佈：「誰打人就鬥爭誰！」他死扣

法令字眼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，清債只准退「明白」。因之，羣衆向他提租息問題，他說是「小事」；羣衆因解決不了問題，開會時「不哼氣」，他便認爲統統是「落後份子」。

租息問題既然是「小事」而擱置不理，基本羣衆又是「落後份子」，羣衆與幹部的關係便一天天的疏遠，中間好像隔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。同泰會這塊大「石板」當然仍緊緊的壓在羣衆身上。

陳華同志了解了這些情況，便斷定天水嶺的羣衆運動，只是「從皮上過了一下」。因爲這種現象並不是個別的，便決定召開六個村的積極份子會議，並特別強調的提出：各村一定要來幾個「不哼氣」的人，參加大會。

三月九日在晉廟舖召開的積極份子會議上，各村都來了一些「不哼氣」的人，天水嶺的農會主席毛根和三個積極份子也來參加大會。

領導上首先提出：反奸反惡霸後算不算翻身？這時絕大多數人都認爲已經翻身，他們說：「以前壓迫咱的漢奸惡霸都被鬥倒了，還能說沒翻身？」有些人則默不作聲，局面相當僵持。在這業已翻身的論調佔絕對優勢情況下，小五忽然提出了相反的意见，認爲身還沒有翻起來。領導同志馬上誘導他發揮他的意見，他說：「過去咱有六畝地，被惡霸佔去了四畝，不够種，又租了人家三畝；反惡霸後，四畝地退回來了，可是所有的地打下的糧食，像去年年成，只够交租。這不是揭新賬還舊賬窟窿還在，拆東牆補西牆仍舊窟窿在，這能叫翻身？」

「窟窿還在」，這一針對現實的警語，使大家「枕磚頭、晾身體、彎火睡」（因沒被子，曲躺到火爐上睡）的淒慘情景，頓時呈現在眼前。於是大家紛紛舉出了相同的事例，證明從惡霸那裏收回的東西，又都要轉交給地主，自己並落不下什麼，枕磚頭的仍舊得

枕磚頭，「彎火睡」的仍舊得「彎火睡」，於是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結論：

「還沒翻身！」

「爲什麼還沒翻身，窟窿爲什麼還在呢？」領導上又提出了新的問題，大家的思路又向前引伸了一步：「窮根究竟在那裏呢？」

有的說：「怨命不好？」

有的說：「墳上白草也不長，怨祖先沒埋到好地方。」

有的說：「怨祖先德性不高。」

幾千年來傳統思想的遺毒，又將羣衆思路堵塞住了；然而羣衆也有現實的經驗，這些經驗在舊社會裏頂多只能作爲街談巷議的資料，但在解放區，它却變成思想陣地上衝鋒陷陣的力量了。飽有經驗的農民們就開口了：「閻魯的爺，留給閻魯兄弟倆每人三十畝地，老大有積蓄，會放賬，錢滾錢，發了財；老二的地都被老太滾去

了，弄得他只好「跑關爺嶺」（跑齊源），這事大家都知道，他們同一個父母，同一個祖墳，同一所住院，爲什麼窮的窮，富的富？你說，是祖德，是風水？」

這個活生生的事實，又給大家閉塞的思路打開了一個缺口，於是大家七嘴八舌舉例子、拿證據、說理由、最後又肯定得出了一致的結論：

「人窮不是命不好，不是風水不好，是被剝削窮的！」

窮根找出後，又轉到找富根，有人提出：亨泰公（大地主）二少爺的狐皮袍子是誰的？

「人家自己的。」都覺得問題提得奇怪。

「狐子是誰打的？」有人追問根了。

「窮人打的，二少爺還能打？」

「皮是誰熟的？」

「皮匠熟的，二少爺還會熟？」

「誰縫的？」

「裁縫縫的。」

「皮袍子穿在誰身上？」

「二少爺身上。」

「可是人家是出了錢的！」有人提出了反問。

「錢是那裏來的？」

「還不是高租重利剝削咱的。」

這樣追根究底之後，羣衆好比撥雲見天一樣，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「狐皮袍子是咱的。」

「二少爺的院子是誰的？」又有人提出另一問題。可是純樸的農民在一個問題想通後，在另一問題上，思路又迂迴轉來了。答覆仍是：「人家自己的。」

「磚是誰燒的？牆是誰砌的？門窗是誰油漆的？……」這一連串問題提出後，當場燒過磚的人說「咱燒的」，砌過牆的人說「咱砌的」，油漆過門窗的人說「咱油漆的」。這樣又將是「人家的」的意見推翻了，而一致叫出：「二少爺的院也是咱的。」

「二少爺的老婆是誰的？」

這一下哄堂大笑了：「不是人家的是你的？」大家顯然不同意這種提法。

事實勝於雄辯，又有人舉出了事實，他舉出二少爺的老婆是用多少錢買的，這些錢是從誰身上剝削的，他舉出二少爺娶老婆時是誰給他抬回的，是誰天天伺候他……這樣不僅證明沒有咱們農民，二少爺的老婆是討不來的，而且證明沒有咱們農民，二少爺的孩子也是養不大的。

這樣，羣衆的思路經過一再的曲折，一再的迂迴，終於逐漸開

「明了，大家作出了『誰靠誰活』的結論：『地主離了咱，連尿也喝不上，咱只要有入路軍，誰都能活下去。』」

然而新的問題又來了，羣衆思路的進展，又遇到了新的關口，有人這樣提出了問題：「人家放賬也是爲了咱，年時咱娃娃病了，手頭沒錢，乾着急，後來借了人家的錢，才請醫買藥，將娃娃治好，咱也不能昧良心！」

提到「良心」，說的人義形於色，聽的人也覺着滿有理由。

「你有地沒有？」有人站起來反問，好像要和他敍家常似的。

「你不知道我有幾畝？」

「可不是！你沒地人家會放錢給你？你不記得×寡婦，娃病的快死，找二少爺揭錢，人家說他沒地，貴賤不放，寡婦又找到二少爺太太，好話說了一大堆，還是不行。不幾天，寡婦的娃就病死了，他有良心，爲什麼竟連一個寡婦的兒子都不救？」

這樣的事實，大家親眼目擊的太多了，一經觸動，又各人爭先說出各人的見聞，這一思路上凝固的堤防，又被衝破了，大家一致認識到什麼是地主的「良心」。

這些思想問題打通後，大家不僅認識到目前還沒翻身，而且感到要求翻身是理直氣壯，向違法地主進行鬥爭，是合天理、憑良心、順人情的，是天經地義。

但理與法是分不開的，於是領導同志又誘導大家討論法令問題。

由於過去某些同志死扣法令字眼，法令究竟是羣衆鬥爭的依托，還是羣衆鬥爭的束縛？在許多人腦筋中還是一個謎。拿羣衆自己的話來說，法令究竟是「金箍棒」，還是「緊箍咒」呢？於是爭論又展開了，天水嶺農會主席說的好：「法令是活的，理是直的，官是暗作的。」這一下打中了大家的心坎，紛紛提出補充意見。最後余

場一致認爲：「二五減租，分半減息」，這就是咱的金箍棒。掌握了這個法寶，便可以降妖伏怪，大鬧天空。反轉過來對地主說，「二五減租，分半減息」就是緊箍咒，他不實行，就不行，就是違犯政府法令。有人又說：「地主口口聲聲講寬大政策，可是減租減息也是政策，政府應該先保證窮人不受壓迫，再講寬大政策。」

法令問題解決後，領導同志爲了使大家不致輕視減租減息的困難，最後提出：「反婢霸容易，還是減租減息容易？」誰知思想打通以後的群衆，比幹部還清楚，比喻也打得更恰當：「惡霸好比身上的虱子，明擺在那裏，地主好比「八角虱」，鑽到肉裏吸人血，可是着不見。」

至此，積極份子大會便在愉快與興奮的空氣中結束了。

毛根回到天水嶺到處宣傳：「再滯債，重翻身」的消息很快的傳遍了全村，連從來不哼氣的鄧葛連、趙清泰等也動起來了。

第二天開債戶會，領導同志提出要動員一些不哼氣的人來參加。可是村幹部不同意，說：「落後份子有什麼用？」最後，雖勉強答應召集，可是還說：「看你對他們有什麼辦法。」

會議上，根據積極份子會議的精神，結合本村情況，提出「沒有土地不算翻身」等問題讓大家討論，經過爭辯，過去不哼氣的郭葛連，總結了大多數人的意見說：「以前反奸霸只是在門窗上摸了摸，根本還沒有進門，翻甚身？」新的積極份子——翻身英雄，逐漸露出頭角，他一針見血的提出了羣衆心頭上的重擔：

「清算同泰會債務！」

性急的村幹部就要打鑼開會，並很自信的說：「一打鑼保險都來了」。區上陳華同志說：「不哼氣的人既然不少，要聯絡聯絡，防備會開不好。」經過一再商討，才同意陳華同志的意見下去「吃聯」：鄰居找鄰居，親人找親人，替人救苦人。當郭葛連找到小根

「動員他清債翻身時，果然，不是村幹部所想像的那樣順利，他說：『頂什事，你翻（身）我不翻！』」

過去領導上不敢放手與死扣法令字眼的毛病，給天水嶺羣衆印象太深了。他們凝固的認爲：頂甚事，還不如「担山」。小根說着便要去找煤，郭葛連靈機一動，順便說：「咱一塊去担。」走到村頭，見一片翠綠的麥地，葛連故意的問：「這是誰的麥地，莊稼長的這樣好？」這一下打中小根的痛處，他一邊走一邊訴起苦來了：「咱借了人家同泰會三斗豆子，還不起，利滾利，就將這二畝好地滾走了。」他指着那一片麥地，越說越憤，葛連見時機成熟，就將「法令是活的，理是真的……」那一套說了一遍。小根答應參加鬥爭後，就「親人找親人」，去「吃鹽」他舅舅。就這樣，一天「吃鹽」了二十七戶。

小組訴苦開始了。

小組訴苦中，以第五組訴的最生動深刻，郭葛連便在這一組。一提到同泰會的首腦趙敬文，郭葛連聲淚俱下的說：「荒年，咱不該偷了人家一個瓜，人家罰了咱兩個布，規定每個三斤二兩重，咱專門下清化買回兩個布，人家一秤，只有三斤，不要，只好二次下清化去買，布買回了，人家說偷東西犯了社規，下了咱的社（相當取消公民權），咱又請了四桌「滿漢席」賠罪，從此場下債，利滾利，將咱幾十畝地，兩頭驢子，都滾到人家趙敬文手裏去了……」。

真是「以痛引痛」，悲憤的空氣籠罩了全場，每個人的心中都冒起無名的怒火。也正因為過於憤怒，物極則反，小雪（婦女）變態的笑了一下，馬上被人誤會的踢了一腳，問：「笑什麼，你就忘了你十冬臘月穿「轉圪聯」（一種沒袖的棉衣，穿上可以前後轉）？」小雪也哭着訴起苦來了。訴的人越訴越痛，越訴越生動。正如

郭葛連所說的：「不是我不會說，是千斤担壓的我說不出來。」

領導同志馬上將第五組訴出的苦楚，傳到各組，並作訴苦的典型示範，提出：「倒不清苦水講不清理，說不出冤氣找不出窮根，」於是全村各組都訴開了。

同泰會的債戶，佔全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，因之真正訴開苦了，也就沒有範圍、沒有形式，做飯的女人在訴，街頭的老漢在訴，炕上的夫妻在訴……到處可以聽到長吁短嘆，到處可以聽到哽咽的哭聲，到處可以聽到憤激的叫聲，真是眼淚橫流，苦水氾濫，整個天水嶺像急風暴雨前的剎那間，異常陰沉、異常動盪。

領導上見時機成熟，即時誘導，於是由小組訴苦，進而至大會訴苦，數百條苦水的溪流，匯集成爲悲壯的巨浪，

大會上開始訴的是趙清泰和一個老太婆，他們都是哽咽不能成語，他們已經不是在說，而是在唱，在哀歌了。

「同太會呀……吃人虫呀……」趙清太拉長聲音一字一淚的哭唱着：「一加五呀，把我全家的土地房屋剝削完呀，想逃走呀，沒盤纏呀，下門板呀，拆爐支呀，挖火口呀，搬樓板呀，白天不敢賣呀（債主不准賣給旁人），半夜背上賣呀，只賣了三升小米半升黑麪呀，半夜逃呀（因債主不准逃），扼住孩子的嘴（怕哭驚動債主），半夜走到村外邊呀，哥哥弟弟各分散呀，從此不見面呀，全家十二口呀，如今只留三口人呀……同太會呀！吃人虫呀，真狠心呀，逼死我九口人呀……今天翻了身呀，明天打了黑槍也痛快呀……」

趙清太氣死過去了。

真是「出苦到痛，由痛到恨，由恨到憤」，趙清太已經憤的氣死過去了，他已暫時離開了人世，離開尚未澈底翻身的天水嶺，這個人世上的思想是「什麼命運呀，良心呀等等，當然離他更

遠了，他已掙脫了這一切的鎖鍊，暫時走出了這個正在改造的人吃人的世界。

大家手脚忙亂了，有的按額腦，有的捏鼻子，年老的女人們，用顫抖聲音忙着「招魂」：「清泰，回來吧！這裏不是同泰會的世界，這是咱農會訴苦的地方，回來吧，回來吧，咱們挖窮根吧！」

悲憤充滿了整個會場，清泰痛憤的哀歌，像山谷中的巨音，在每個人的胸中激起了回響。清泰驟然暈倒過去，誠摯的階級同情與無名的怒火，又在每人心的深處，引起了共鳴。大家臉色變了，聲音變了，舉動失常了，已到了半瘋顛的狀態。是的，經過十幾天的醞釀，「吃聯」小會、大會，羣衆思路的發展，已曲曲折折的走上了一個頂點，羣衆熱情的奔放，已一瀉千里的真正達到高潮。

這天大會上，六個人訴苦，就有四個人氣的暈死過去了。

緊接着大會訴苦，鬥爭大會正式開始了。

由於大家倒盡了苦水，羣衆真正從「命運」「良心」「風水」等傳統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，所以鬥爭大會便水到渠成的順利展開。

開會時，同泰會的七個地主一字排開的站着，羣衆理直氣壯死去活來訴苦，已在精神上壓倒了這些「吃人虫」，他們都有些縮瑟。可是真正動員起來的羣衆，是最能分別輕重的，是最講道理最體會人情的，郭葛連首先站起來一把拉出趙敬文說：「你是同泰會主謀定計的頭目，是總吃人虫，論罪過，你是足足的十六兩。」他又拉出趙鳳歧兒子：「處處打人都是你，你是「護兵」，够十四兩。」接着他一個個的給地主起外號、分等級，第三名趙士英，是「電線桿」（因他專打聽情報），够十二兩。第四名馬正河，只吃些現成飯，是「吃碎草的」，够十兩。第五名趙殿順，是中間派，該叫

「兩頭粗一般停」（滑頭），够八兩。第六名李正，看起來像個人，其實只是滿街跑，不作主，是「穿箭猴」，只六兩。第七名趙九土，不頂事，是個「看邊的」（非核心人物之意），只四兩。郭葛連有憑有據的分析後，問地主：「公不公？」地主們無可奈何的都承認了。

這時，群眾情緒逐漸激昂了。郭葛連圓睜兩眼，指着廟裡的紅漆柱頭叫道：「這是用咱的血漆紅的。」忽然，郭葛連將上衣脫個精光，將衣服扔到地主身上。幹部們都莫明其妙，不知他要幹什，只見他忽然赤身的轉倒在地，高叫：「我爺不是我的老當家，四五十年他沒揭開我背上的大石板，「老毛主席」（毛主席）本是我的老當家，他揭開了我背上的大石板，現在我已打碎了這個千斤担！」

突然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，扛了一把鐵頭走出了人羣，幹部們都以懷疑的眼光望着她。她走到地主眼前舉起了鐵頭，可是並

攔打人，而刨開窩了。她刨一個窩，讓地主脫下一隻鞋放到窩內，一氣刨了十四個窩，七個地主的鞋子都被放到窩裏內。然後扛着窩頭回來說：「這可刨了窮根了！」

這種看來似乎奇離的舉動，有些幹部都摸不着頭腦，可是羣衆都嚴肅的動作着，注視着。是的，幾十年來壓在心頭的冤氣一旦出盡，有生以來第一次從千斤重負下解放出來的羣衆，要仍是頭腦清清醒醒，行動規規矩矩，那才是不可理解的怪事呢！

這時，郭葛連指着地主又開口了：「我們不是憑『老毛主』欺負人，現在我們來評評理：『我担山越担越瘦，你坐着越吃越肥』。我父親今年七十九歲了，連黃煙也吃不上，晚上沒被子，『營火睡』，前面烤焦了，後面凍僵了，……這是不是你們造成的罪孽？」問得地主們都黯然低頭，只得承認高度剝削以至逼死全村八十五條

人命的罪惡。

狡猾的地主盡管認錯，可是不拿出賬本，都說不知道。

散會後，幹部又領導積極份子開會，討論，決定一個方針——「挖老根」。決定了一個方法——「嚇使「狗咬狗」，這時幹部們還不放心要羣衆討論如何嚇使法，可是大家的回答是：「上了場就有辦法」。

第二天繼續開會鬥爭，羣衆先拉出「八兩」問：「同泰會是誰起事的，誰是老總根，賬在誰家？」趙國保吞吞吐吐說：「聽說是趙敬文。」又拉出「六兩」「四兩」來問，都證實了「八兩」的話，可是當問趙敬文「是你不是？」時，趙支唔的答：「犬……家……」，於是他們七人自己鬥開了。鬥的結果，都認清了趙敬文是老總根，幾十本賬本，也從趙敬文家裏拿出來了。

問題弄清後，老總根罪大惡極，交政府依法處死，以清償八十

五個人的血債。其餘六人呢？有人提出要找保，可是大家說：「不要保！咱一千零六十隻眼還看不住六個人？」只這兩句話，已够說明天水嶺羣衆勝利的心情了。

算賬後，地主們都依法退出了糧食、土地。羣衆血的仇恨雪洗了，自己的土地房屋收回了，「命運」「良心」等思想上的枷鎖被打碎了，天水嶺真正翻身了。

這時羣衆的情緒，如果僅僅拿高興、愉快之類的字眼來形容，是萬萬不夠的，一種新的「放任不羈」的情感，支配着他們的行動，一種撲人的英俊之氣，繚繞在他們的眉宇。郭葛連便是這樣一個代表人物，他穿着一件地主賠償給他的新衣問陳華同志：「你說，我身上的棉袍是怎樣來的？說不對，我真要打你！」陳華同志說：「鬥爭來的！」郭葛連說：「不，你錯了，過去地主把我的皮剝光，現在我又剝了回來。」這不僅是語彙問題，而且是一個階級認識問

題。

天水嶺羣衆從此翻了身，他們在一天之內把很長的一段公路改到村裏來，一下就騰出三十五畝地，幾日內，合作社就募集了十五萬資金，他們說：

「天水嶺

九月九日

翻了！」

圖

套

(但歌故事)

阮章銳

一

魏樹槐，黃河邊上槐樹台，村子不滿三十戶，東頭住的淨老財。闊綽好戶四五家，頭戶閻王楊道懷，灘頭好地淨他佔，城裏經營大買賣，門樓掛着金字匾，進城出村用轎抬，隊長營長聯保長，稱兄道弟團團拜。一丈大街還嫌窄，盛不下閻王兩步邁。催命小鬼王

玉枝，馬面判官楊金帶；要是閻王放個屁，十里抵去又抵來，要是閻王屙泡尿，嘴流唾沫尾巴擺。

草怕嚴霜霜怕熱，黃河的河水倒頭流。

七年霧，八年烟，霧散烟消見青天。

三十四年九月九，八路軍的政治來。翻天覆地尋窮根，尋呀尋着楊道懷。楊閻王，學精乖，退了地，清了債，「德澤鄉里」的金匾倒塌下，房屋傢具都封起來。

十冬臘月大年盡，開天闢地頭一回，不見小鬼來要租，沒有判官來逼債。

柿子甜甜柿樹蔭，好皮好面藏黑心。

年三十，雪天陰，楊閻王呀，費苦心。判官奉了閻王命，找見萬開假慇懃。

「主席辛苦幾十天，大公無私算少見。看你衣裳這樣破，真叫

俺村丟盡臉。家家都忙剝肉餡，你娘切的玉黍麵，這裏是：一個好布一袋麵，扛回家裏過個年。」

農會主席李萬開，心裏白得比雪淨：

「趕快扛上趕快滾，要遲半步我去叫民兵！」

三十晚黃昏，大風雪不停。

萬開光身躺炕上，老娘縫補破衣裳。針針縫呀針針嘆，縫縫纏結娘心腸：

「雀兒命，窮到底，年年三十補破衣。成天在外頭鬧翻身，翻來翻去還餓肚皮！」

「門爭剛罷就過年，老陳同志回家去，村裏沒人來作主，誰也不敢分果實。」

風吹吹。雪飄飄，柃杖一聲門開了。楊金帶，闖進來，懷揣一

個布，肩扛一口袋，叫聲「大娘」跪在地，腰彎頭點拜一拜！

萬開一見心發火：

「統統扛上快滾開！」

萬開娘，看見布，看見麵，眉開嘴笑合不來，扭回頭來罵孩

孩：

「萬開你還像人話。不招呼大叔叫走開？」

萬開惱了爬起身，指着欵門叫金帶：

「你不走開莫見怪！你見過石獅有後門開？」

馬面判官楊金帶，搔搔頭來抓抓腮：

「瞧瞧大娘成個啥？擋不住風吹遮不住晒，不怕叫俺村敗了興

，皮黃肌瘦像乾柴！布上蓋有姓楊的印？麵裏刻着名道懷？你又沒

有伸手要，你這個人算是怪！」

萬開娘，摔斷線，摔了針：

「積穀防飢兒養老，我養孩子不成材！巴巴尿尿經務大，三十年了，你待過我啥？」拿起破襖朝兒打，捂着嘴臉哭起來！

哭得萬開作了雞，眼也紅了心也攤。穿起破褲下了炕，開開大門跑街上。

金帶好像走馬燈，跑了這戶竄那門：

「不給農會送年禮，招呼明年來鬥爭！不破小財敬煞神，明年不要想安生！」

闖綽戶，怕鬥爭，趕快送禮不消停。

萬開娘，真高興，送麵的剛剛走，送肉的又上門。後門開了路，踏得平又平。

迎新年，接新春，準備十五鬧花燈，街口都搭起彩樓門。

判官碰見李萬開，嘻皮笑臉滿高興：

「今年鬧燈真希罕，七年八載沒人幹。咱們過着好時光，痛痛快快的樂一番。打的拉的不差甚，扯的唱的都好辦，就是女的用男裝，腰大喉粗真難看！就算眉眼長得俏，總不如女的來的妙！」

農會主席笑了笑：

「誰家的媳婦肯來跳？」

「如今男女講平等，娘兒們的腦袋都開了通，三才的媳婦夜格說：『農會娶我我就跳！』茂海的姑娘起了勁：『你要敢跳我也跳！』大家都看你眉眼，你要說行我去叫！」

直心直腸的李萬開，隨隨便便就答應了。金帶得意跑了去，像
四蹄馬斷了嚼。

尖尖的辣子羊角葱，老財的心兒黃螞蜂。

馬面判官楊金帶，找了三才找茂海。

「茂海哥呀茂海家，你瞧農會心真辣，咱村十五開秧歌，硬叫
你閨女去參加！」

茂海瞪眼又吹鬚：

「這不是造反是幹啥？樹不剪頂通透天，難道這世道沒王法

唱罷黑臉唱紅臉，金帶三刀砍兩面：

「住在人家矮簷下，你我怎敢不低頭？割了穀子露豆子，割了
豆子露荏子，道懷鬥罷該輸你，還是低頭忍點氣！」

怕人鬥爭不敢哼氣：

「打斷胳膊藏袖裏，打掉門牙嚙肚裏！」

年青的閨女背臉罵，年青的媳婦咬牙咒：

「頭上長瘡腳流膿，萬開這媚子真壞透！」

正月十五鬧紅火，八個年頭沒見過！

男的扭，女的跳，呱呱叫，哈哈笑！

誰家的閨女唱得好，誰家的媳婦害了臊！

年青的樂得像發瘋：「咱村的娘兒們真開通！」

老漢看見搖搖頭：「簡直不成個體統！」

有人罵，有人笑，有說反了，有說妙！

三

十六來了陳同志，召集農會談問題：

「咱村翻身翻的早，咱村翻身翻的好；十五的紅火開的好，咱村工作有一套。咱區空白村還多，咱去幫忙鬧一鬧！」

村長響應陳同志，頭個報名把話提：

「全體農民不翻身，咱村也難享太平！」

火車頭，都高興：

「天下農民是兄弟，村村的窮人自己人。咱們都去幫點火，好讓他們早翻身！」

他要去，你報名，一報報了二十人。村長領頭往外村，村裏留萬開負責任。

火車頭，剛剛走，道懷家裏又定計謀。

催命小鬼王玉枝，奉了命令回家去，給他老婆三件事：

頭一件，找萬開；

第二件，找金女；

第三件，跟着尾巴看風起。

四

萬開井邊來担水，玉枝的女人趕緊去。

「萬開幫我打一梢！」裂着黃牙笑嘻嘻。

「那天扯秧歌算好聽，唱得最好數金女。」

萬開捏梢笑了笑：

「寡婦的嗓子算可以！」

「你們倆個都可以，好似一對英娥兒。」

「她是她來我是我，怎你胡拉在一起？」

玉枝的女人嚙嘴唇：

「在我面前裝老實，十五在大場扭秧歌，那是誰來摔住你？」

「她給人抗倒我扶住，那場子太小人太擠！」

玉枝的女人笑彎腰：

「豬不啃南瓜就屬你。虧你活了三十歲，不摸女人心兒事。人

當光棍一輩子，還不如那邊兩隻鷄！」

萬開聽罷低頭想：

「我當光棍一輩子？」

「叫她給你做雙鞋，你要不信咱試試！」

五

太陽落，落西坡，金女在爐台洗碗鍋：

「金女在家幹什麼？」進來玉枝的老婆。

「趕快坐，快坐坐！」金女忙把凳子挪。

「你這布衫可改好，真眼氣死醜老婆！」

金女眉舒眼展笑：

「多虧是你送給我！」

玉枝的女人歪着頭：

「喜酒那天請我喝？」

「無風起浪你瘋了？真該把你狗嘴撕個破！」

「我瘋我瘋你瞧瞧，我手裏拿的是什麼？一個底樣一塊布，爲

開托我叫你做！」

金女聽罷紅了臉，想起那天扭秧歌，跌了一交扶住他，惹着大家笑呵呵。

「他不找別人來找我，我沒功夫不會做！」

「你忘了那天多親熱？」

「那是你故意抗倒我！」

「怎你扶他不扶我？」

「反正我是不會做，不管你來說什麼！」半喜半惱咬着嘴，不願又願難捉摸。

「如今男女興自由，平等戀愛怕那個？杏花開罷桃花紅，難保百天花不落。我也當過年青人，風流時光誰沒過？再說萬開心地好，俏女好男算不多！」

金女低頭不哼聲，光咬身上的水裙角。

底樣黑布塞在她懷，玉枝的女人往外跑，跑到門口回頭笑：

「瞧瞧你會做不會做！」

兩隻喜鵲叫喳喳，叫得萬開心發麻，喜鵲也是一對對，說起萬開不如牠。

躺在炕上睡不成，心頭老是短個甚：光棍當了三十年，仍舊三十當光棍！左邊滾，右邊滾，炕上還是一個人。伸着腿，冷冰冰，牽着腿，冰冷冷。金女守寡整一年，沒男沒女光一身。越想越想心越悶，「金女金女」………雞打明………

月亮明光光，萬開走在街上逛。逛來逛去一丈遠，一丈遠近來回逛。金女的大門還沒關，門縫瞧見有燈光。咳咳兩聲鞋踏踏，金女出在簷石上。

「如今找到做鞋的，來回踢踢來回磨！」悄悄笑着輕輕說，招

拚手兒門裏躲。萬兩跟着進了屋，大門關上燒沿坐。

「上炕烤烤你光抖擻！」

「心快跳出來你摸摸！」

六

雁兒飛，叫嘎嘎，月亮掛在西南角。更深夜半靜悄悄，只聽到
寶河流豁豁。忽然傳來哭和叫，驚醒村人的平安覺。

喊天喊地喊道懷，說是道懷沒下落。大胆的人開門看，看看這
個母夜叉。披頭散髮像個鬼，撲了東頭撲西角。

「夜格點燈快睡覺，農會主席把道懷叫。鬼知道爲東還爲西，
半夜不回找不到。萬開家裏找萬開，黃昏出去沒回過。東邊尋遍西
邊找，連個影子也沒一個。道懷不是他害了，出來見我何必躲。天

穿地呀爹娘呀，他要死了我也不活！」撲倒地上搗胸膛，裝得真像個疥蛤蟆！

判官小鬼都出動，要找萬開問因果。

鷄飛狗叫鬧哄哄，拉醒萬開低聲問：

「外頭吵得快塌天，趕快聽聽啥事情！」
穿起衣服下炕來，挨着大門悄悄聽。

「外邊好像人叫我！」提心吊胆開大門。拉來拉去拉不開，心
慌手亂掉了魂。

「外頭有人把門鎖！」兩個心兒撲騰騰。

「趕快鑽箱藏一藏，有人進來我支應！」
箱子不及來開開，打破了窗戶踢倒門。

「捉姦捉姦，亂嚷嚷，一根麻繩拴兩人。」

七

驚了天，震了地，晴天打了個大霹靂。

催命小鬼王玉枝，天不大明就敲鑼去：

男女老少去大廟院，誰要不到爵斗米！今天重選新農會，誰要
不來揪出去！

馬面判官楊金帶，嘴利舌尖像椎子：

「大年十五鬧秧歌，外村傳了幾十里：槐台的媳婦大閨女，浪
浪擺擺不要臉皮！」

特務狗腿拿棍趕，挨家逐戶趕着去：

「你要不去招架好，南軍來了看把戲！」
老棒的莊戶不停聲，像把老牛趕上地。農會會員乾着急，沒人

領頭沒主意。話到嘴邊又不敢說，害怕南軍來看把戲。

萬開吊在槐樹枝，光着身子剝了衣，金帶今天真起勁，自己上台當主席。哭哭啼啼母夜叉，裝成鬼樣喊冤屈。玉枝領頭喊口號，要把萬開來打死。跟着喊的那些人，淨是皇親和國戚。像狼吃人一哄上，拳搗脚踢打半死。窮人看見真難受，好像打的是自己。捂着臉兒不敢看，眼淚偷偷嚙肚裏。

野狼不是咬萬開，是咬咱們的窮戶哩！

野狼不是吃一人，是要把窮人都吃盡！

村長的老婆英娥娘，絞碎心腸想主意：趕快找人報區上，趕快來救咱村子。廟門關緊有人守，插雙翅膀也飛不去。又急又恨咬嘴皮，忽然想出一條計。

英娥娘，心一橫，鼓勁把孩擰一擰，孩子痛的哇哇叫，抱拍孩兒開大門。三才攔住不讓出：

「誰想出去都不行！」

「俺孩有病快哭死！」

三方只好拉開門。三步兩跑回家中，扔下英娥搬張凳，爬上後牆跳下去，一跌跌在雪水坑。爬上水坑向前跑，雪水爛泥濺一身。茫茫的田野沒個邊，高高低低地不平。跌跌滾滾五六里，鞋掉腿酸眼發昏。吃奶的力氣都使盡，拔起腳來抬不起身。三搖兩撞朝前跌，栽倒在路上昏沉沉……

八

道路遠啊道路長，誰來接上送個信？

道路遠啊道路長，誰來救救這村莊？

遠路來了一隊人，掛着子彈背着槍。細細數來三四十，原是西

路民兵去守河防。

「嗷，是誰跌路上？」扶起她來問短長。

英娥娘，英娥娘，一五一十訴端詳。幾十個民兵瞪圓眼，惱火衝天「日他娘」！

「天下窮人是一家，先幹掉狗日的再接防！」

隊長馬上下命令，兩個民兵報區上。兩個招呼英娥娘，全隊奔會大路上。

一聲「立正」雄糾糾，槍上刺刀閃白光。

二聲「快跑」向槐台路，大道的塵土滾滾揚。

不知地，不知天，特務正逼羣衆去請願！

快上前，快上前，救人的心急如火煎！

幾十個民兵端起槍，陽開大門往裡搶。特務來不及問短長，民

吳已經到身旁。

「縣長命令不准動，誰要動手招呼槍！」

馬上鬆下李萬開，嘴吐黑血一大片。嚇務吓成個死人臉，窮人高興的像上天！

九

太陽上了槐樹梢，區長政委趕來割。村長領着火車頭，外村的農會緊跟着。

槐樹台，槐樹高，槐台的時光又變好，早上狗咬人，晚上人打狗！

區長政委挨家問，情況清楚摸着頭。

「這村的特務要搬倒，必須捉來主腦腦！」

民兵押上母夜叉，她一見區長就磕頭。呼冤喊屈喊天地，捶胸打頭搗心口：

「俺家男人犯啥法？死了也不見屍首！」拍手拍地胡亂鬧，死呀活呀瞎胡咬！

這一鬧，這一咬，十來個民兵都氣惱，指粗的藤繩拋上採，吊起這瘋婆半人高。

「爹呀娘呀」咬牙忍，「唔呀唔呀」咬牙受。

喝慣人血享慣福，咋能吃了這苦頭？一會功夫還不到，老老實實供出口：

「他藏在俺娘家後串院，放草的破房簷裏頭！」
一班民兵撒腿跑，去捉特務主腦腦！」

十

東一路，西一路，千人萬人上了路。

左一股，右一股，五鄉十村來審特務。

要贓有贓證有證，要人有人物有物。和尚頭上擺明珠，小兒削官不敢裝糊塗。

頭一個，審金帶，鬼計陰謀都倒出。

「臘月算賬心不服，道懷領頭定計謀。『割了穀子割豆子』，好點的人家都吓住。『磚頭瓦塊變成金，王孫公子變成土』，甬軍有信就過河，咱們不久就有保護。知道開會誤工多，不分東西先訴苦。有的還能頂兩天，農會主席就吃不住。要打老虎先敲牙，農會主席最可惡。知道他娘愛便宜，上了袋麵一箇布。發動好戶都送禮

，後門踩出一條路。大年婦女扭秧歌，農會鼓裏睡迷糊。我說農會真壞透，氣壞了閨女和媳婦……

閨女媳婦聽到這，咬牙恨死狗特務。三才，茂海聽到這，氣得蹦起坐不住。

金帶下去玉枝上，渾身抖擻嘴呼呼。

「我吃那家向那戶，道懷叫幹還敢誤？要我坦白饒了我，我是混蛋老糊塗……」跪在桌上磕響頭，鬍子粘滿白唾沫。

「老陳領上火車頭，幫忙外村去鬧財主。敢說敢幹的都不在，萬開一人好招呼。叫我女人去拉皮條，好把萬開來拴住。」萬事都備等東風，東風一起打死豬！萬開金女睡迷糊，外頭我把門鎖住。道懷趕快藏外村，他的女人亂叫呼。金帶和我去捉姦，雙雙捉住能含糊？先把萬開來打死，道懷說是打死豬。逼着大家去請願，好叫上面不疑惑。先搶農會我來當，村長武裝第二步。等到南軍過河

來，農會會員大掃除……」

人民就是個照妖鏡，千手萬掌也蓋不住。

皇親國戚鬧掉戶，到了這會也清楚：人民力量大如山，道懷走的是死路。個個都坦白認錯誤，保證不敢再糊塗。

道懷臉色不成土，呼呼啦啦扁一彈，人證物證全在場，承認陰謀是他出。

人人惱的心冒火，照着特務臉上唾。齊向政府提要求，槍斃惡霸狗特務！

區長代表縣政府，接受要求作答覆：

「特務頭子楊道懷，判決槍斃大害除！金帶玉枝道懷妻，徒刑二年受受苦，上當份子坦白好，找着保人就放出……」

佈告當場貼出去，羣衆拍手喊擁護！

鑼嘴嘴，噠噠噠，農會開會在書房。

油燈花，剝剝響，男女窮人都在場。

開個洗臉擦黑會，不讓咱們有骯髒。

金女坦白很直爽，談她是怎樣上了當。提到萬開挨人打，眼也

哭紅心也傷！

萬開接着站凳上，報告上當的長和短。人家怎樣擺圈套，他不

知死活往裏鑽！

「幾輩受罪剛剛翻身，就給農會臉丟光，多虧大家救了我，真是

再生的爹和娘……」又是傷心又感激，眼淚忽忽落地上！

「以後咱們要提防，別讓特務摸後方。有錯就改不要緊，不必

哭了不必揚，另打鑼鼓另開張，主席還是你來當。」

區政委，立當中。開頭表揚英娥娘，不願死活救同志，農會會

員的好榜樣！

第二表揚西聯防。老百姓自己的好武裝；這回反攻給打碎，全靠大家有力量。今後咱們要更團結，保護自己的好時光！

第二天，天剛亮，區長政委要回區上。村長領進李萬開，金女害臊站門旁。

「兩個螞蚱一錢拴，他倆的心事你辦辦！」

「周周正正不反對，那你倆人就談一談。」

他等她說她不說，她要他談他不談，村長看見真好笑！

「你們吃了個啞巴丸？」

……
雪水消，河水漲，萬開金女到區上。一路走來滿高興，兩人領了個結婚證。

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

建立交換關係啓事

敬啟者：我們因設備不週，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。為此，謹向各兄弟區報社、書店、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，徵求各種書報雜誌。如蒙惠贈，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，等量奉酬；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，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。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7-27-39

天 水 嶺 羣 衆 組 身 記

魯 翼 魯 邊 隱 風

文 藝 創 作 小 叢 書 之 一

著 者：

朱

襄

等

編 輯 者：

華 北 新 華 書 店 編 輯 部

出 版 者：

華 北 新 華 書 店

發 行 者：

華 北 新 華 書 店

一 九 四 七 年 五 月 出 版

#82
259000

74
19

No 1005

FABIA

